

泉壽東文書藏校刊了藤田豐八氏「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箋釋」，作爲「泉壽發刊」之一；隨後又譯了這部羽田亨氏近著，作「泉譯壽叢」之一。書翻成時在今年八月，當時曾得羽田氏來信，願用原有圖版，在日本刷印書中附圖；無如書藏毫無財力，對此十分好意，竟無法開口。正躊躇間，突然起了至不幸的變局，書藏也就停辦了。這本文的印刷。因種種關係，今天方組成，便算書藏停辦的一個紀念罷！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一月錢稻孫識。

著者自序

歐洲東方學界的研究逐步進到了印度，中國，蒙古；自前世紀末年又熱中於西域文明之闡發。這由於一則感到向所不知的西域文明亟須考究，一則要從這種研究考見東方中國與西方印度伊闐諸族間的文明交流之跡。東西文明是不用說得多在此地互相傳播的。於是，誰都知道，今世紀初年以來，歐洲各國屢派學術的探檢隊到那裏，從沙中獲得許多埋藏的貴重資料。而其研究結果有足令人驚者：可知向以爲遠在文明圈外的沙磧之中，却自古有燦然的文化放過光彩來。並且於東西文明之交涉，也得到不少發明。受了這激刺的日本人也早有去探檢的，中國最近亦效斯舉；資料愈集，研究益昌。風氣所趨，扇起了一般的興趣，都想略知其概。可是專門的研究報告雖各部門多有發表，而簡單平易的概括論述，却未多見。我曾爲雜誌「德雲」寫過一篇「西域文明之概觀」，分六次登出。那雜誌只有極少數人見得到，現在書店主人慫恿我另出單行本。所以重加增補訂正，又新

添了數章，付與剞劂；這便是此書刊行的原委。目的在平易概述我現在對於西域文明的所見，以供一般人參考。不過同一資料，往往觀察不一。今我所述亦未必盡同向來諸家之說，故亦不期人人許可。但使我關於這種材料的知識幸而無大缺陷，我相信這小冊也可得一部分人肯認的。又此書原是概論西域文明，尤在明其性質。若以完整的文明史論，則於時代的變遷，發達之過程，流行之狀態，以至必不可不顧到的各種社會現象，研究多有未備。本來這等研究，以今日的資料，還是至難之事，這小書也不是敢爲此難的；所以特題「西域文明史概論」。還要求讀者寬恕的：這篇以「德雲」所載，原意三四回便完篇的一論文爲本；現在添增些後文，不免多前後精麤不一之處，只得他日待機補正了。

這一小冊子倘能合斯界要求，幸甚。

昭和六年四月三日

西域文明史概論

日本 文學博士 羽田 亨 原著

錢 稻孫 翻譯

一 西域的形勢

西域一名，從前日本不過講佛學的人模糊知道；近來其地出土有各種藝術的遺物，一般對於這方面的研究也發達了，因而聽來似乎頓覺耳熟能多。原來這名稱是很廣泛的：中國古時於西方各地，不論印度，波斯，埃及，歐洲，都括在西域一名之下；而別方面却又將略當今新疆省天山南路之地專稱西域。現在所論就是後一說法的西域。

其地南北西三面有崑崙，天山，葱嶺諸高大山脈圍住；惟有東方通連着中國內地及蒙古沙漠。中央有所謂流沙，就是 Takla-Makan 大沙漠。可住人的不過三

地味，氣
候，交通

面大山脈與流沙之間的一狹小地帶而已。

這狹小地帶又除却極少部分之外並不富饒。雖也有通運河，利灌溉，營農耕的處所，而大抵五穀不豐，寒暑酷烈，不適於生活。交通又甚艱難：到處砂磧，妨碍人馬駱駝的通行。人們將散見的屍骨，作認路的標識，而往來於磧中；這種情形，在有名的玄奘三藏大唐西域記以及慈恩法師傳等書中，都已見過。憑上面所說的一點形勢，也就可以想見其地之不蒙天惠了。

情形如此，所以從歷史上看來，西域一逕的受四鄰諸國的制治，政治方面幾無足稱；但從東西交通史，文明傳播史上看，却是當過非常重大的任務的。西域在歷史上占據重要地位者，全在乎這一點。

史上的地
位

東西交通
的發端

記錄以前
的東西交
通

通西域的
南北二大
交通路

二 東西交通與西域

漢張騫奉武帝之命，使於西域十三年，到西紀前一二六年纔回來；從此中國方知道西域之事。這是東西交通的發端，中國史上有名的事件。雖然，此乃朝廷使節奉命往西域之始；在這以前，私人已有互相往來之事是無可疑的。正如日本小野妹子使隋以前，中國與日本邊地的交通已頗密切。古時中國特產有絹，早已輸出到希臘，羅馬；一兩絹要換到一兩黃金。而這種絹的遠輸，實由西域人爲之媒介；或由印度，或由波斯，而及於西方的。絹入印度，波斯，事在張騫西使以前，已足爲其證據之一。

自從這樣悠遠時代的中西交通，雖說間接，是經過西域的；就是時代更近，兩方有直接交通之後，陸路也還不能不經此地（南方海路交通自是別論）。而此地可以住人的處所，上文已說過，不過周圍的大山之麓。其在漢時，初有三十六國，後分立五十餘王。這所謂國，不消說得，都不過是各以城市爲中心的區劃而

已。現在所說東西交通之路，就是連結這諸國之間的路。其中主要路線：有經過天山南麓諸國之北路與經過崑崙北麓諸國之南路。兩路從西來，到近時發見許多古文書而驟然得名的敦煌地方相會；由東去時，也從那裏分道（分合地點實在今敦煌之東的安西）。文明傳播，當然依據交通。所以中國文明的西傳，與夫西方文明之東傳，皆必經過西域。這西域猶如自來水的水管，介在水源和龍頭之間。水源的水經過水管時看水管的性質如何，總不能不受一種變化。而論東西文明之傳播者，一向不大注意於西域文明的性質，不可謂非疏忽之事。前世紀末纔感覺到這一點，於是歐洲各國諸學會以至日本的有識者都競起而為中央亞細亞之探檢。一九〇〇年英國斯坦因氏的第一次探檢，以南路的古于闐地方為中心；嗣後直至一九一六年，不斷的總有什麼國的探檢隊到那地域去作學術上的調查發掘。自一九二七年以來，瑞典的赫定氏與中國學者又協力從事於此。忍着一切艱難辛苦，一意為學術研究而競相探檢，可算是今世紀學界的一大偉觀。結果各國都得到足以窺見過去西域文

明的豐富的資料，研究的結果也陸續發表出來了。和三十年前比較起來，發達進步實有可觀。此書以下各章所述，也就是由這種資料得來的研究結果。

三 古代西域的人種

今日居住西域地方的大多是土耳其族，所以又稱中國屬之「土耳其斯坦」，意思就是「土耳其人的地方」。至於古來是何種人所住？久屬疑問。或以爲自古就是土耳其種，或以爲西藏種，或又以爲亞利亞種；未有定說。所以如此見解紛歧者，要由於記錄之不詳備。中國記錄對於葱嶺以西的住民倒從漢時已有人種的土俗的記載；而於其東之今所謂西域却絕無記錄足以見其民之特徵。直到南北朝之魏始見少許（i）；而最近探檢結果却得到了種種資料。吾們先就他們所遺留的文獻研究其語言之性質統系；再就遺骨研究其頭蓋，骨格，毛髮；現在已經差不多可以解決這問題了。

漢人之外，古來住在西域而遺留有其日用語言所爲記錄的，主要人種有三。這種語言，經過非常努力的研究，現在知道：第一種是以龜茲，焉耆，即今庫車（Kucha）及哈喇沙爾（Karashar）爲中心的吐火羅（Tokhara）語；第二種是以于闐

三種西域
語之性質

就是今和闐 (Khotan) 爲中心的和闐語 (或稱東方伊闐語) ; 第三種是廣行於西域各地的粟特 (Sogd) 語 (粟特是現在俄屬土耳其斯坦 Samarkand 地方的古名) ; 其性質都屬於普遍印度以西歐洲各國的所謂印歐語族的。其中和闐語與粟特語乃印歐語的東系，和波斯語等同屬於伊闐語一部類；吐火羅語外形上却像西系的希臘，拉丁語，而實質究竟是否屬於東系，尙未明白。要之，這種語言都屬於印歐語的一點，是值得注意的。所以居住西域而用這種語言的民族，從最普通的看法，可知是亞利亞人種；尤其是其中住在波斯高原的伊闐種一系。可是語言並不一定是人種的標識，所以還須別求確証，而爲骨格之研究。這却或因材料之不易多得，還沒有達到充分的研究結果。不過在古之鄯善——即羅布淖爾附近，古之車師——就是今吐魯蕃 (Turfan) 的西域人骨格，尤其是從頭蓋上看來，知道是合於伊闐人的種型 (type) 的⁽²⁾；與研究語言資料所得相一致。並且最近各種人種學的調查結果：知道現在住民的一部分也還傳着其統系⁽³⁾。這種結論從各方面檢點，都無衝突。即如就其地所出

一畫立證：這畫是斯坦因氏在古于闐國境內的 Dandan-Uliq 地方的一寺院廢址所得，畫在護牆板上的。當中一筐盛着繭子，左右二婦人左袵窄袖相對。右者戴金冠，像是王妃之類的高貴身分。左者似乎是她的侍女，舉左手指着王妃的頭。王妃背後安着織機。這構圖當然與蠶繭織成絹的故事有關。觀侍女之手指王妃的頭，便可想到斯坦因所說（4）于闐國關於蠶種由來的故事。這故事也見於玄奘的西域記，唐書，西藏文學（5）。古于闐不知蠶桑之術，求蠶種於東國（當指中國地），其王不肯給；於是于闐王用計向東國王女求婚。婚議成功，將要娶過來時，于闐王吩咐臣子告訴王女：國內沒有蠶桑種，須得帶去好做衣服。王女因此犯着國禁，偷了桑蠶種子藏在冠中到了于闐；于闐這纔養蠶，得了繭子的。這畫一定就是畫的這傳說無疑，並且不像摹寫別處有過的畫。必是就本地通行的傳說在本地畫的。這裏所可注意的：傳說中王妃是東國——就是西藏文學裏的中國（或其中一地方）人，而畫上王妃和侍女的容貌服飾迥不是中國的。也許這一點沒有細按傳說，只隨便畫了當

地的風采。而與這地方土人的婦女容貌最相近的，誰都知道是波斯美術裏所見的伊闐型。畫中王妃背後還坐着個像是國王的，也顯然是伊闐型。果其如是，那這畫正是決定于闐住民之人種的一個好材料了；並且和上文所述的從言語，頭蓋骨上研究所得結果一致，可以證明這結論是沒有錯誤的。

還有一個同類的材料：就是自來屢經介紹過的一壁畫（6）。原畫得之於吐魯蕃附近 Bazilik 的一廢寺，現藏德國柏林的土俗學（Völkerkunde）博物館。乃是以佛陀爲主的祈禱畫，略當唐代的作品。據尋獲者勒柯克（Le Coq）的（7）說明：畫的右上角有二僧人對立；右者普通東亞型，左者較老，身披黃赭兩色材料所拼湊成的衣服，頭顱完全不是東亞型，黃髮，赤鬚叢密，畫得甚爲異樣，鼻直而尖，眼定而澄青，皮膚紅黑云云。勒氏認爲顏面特徵，顯然是歐羅巴型（8）；在別的畫中也見到這種人物，應是那遺下了吐火羅文獻的吐火羅人種。此雖未爲不易之論，然從各方面考察，大概是不错的。德國語言學家 Furst 氏（9）也採此說。然則

畫有吐火
羅人的繪

吐羅人不獨語言，即從容貌上也可說是亞利亞人的一種了。

固然，但憑這樣材料，還不能決定這種人是從幾時占據了此地的。不過至少在關於此地有記錄存在的時代，就是漢以後至於唐，其間西域住民似乎不曾有過大變動。到唐末土耳其族來住以後，嚮來住着的伊闐系人，或是被逐，或因雜婚而驟然失了他們的勢力；可是在這以前，從記錄上看來，不像有過這類的現象。所以伊闐人之分布於此，極遲也自漢已有，一直到唐時。

然則此地自漢而後就只有伊闐人居住麼？當然不是的。當漢初，今甘肅地方——在漢人已視為化外之地——在敦煌附近有種今日學者所認為亞利亞人之一的月氏族住着。就是說有記錄時代的初葉，此地已為亞利亞人的東路先鋒所侵；不過後為土耳其族或蒙古族的匈奴人所逐而逃往西方去了。漢武帝時候，漢人西漸；至紀元前三世紀末葉，於向所認為化外之地的甘肅設置四郡，其最偏西就是敦煌的敦煌郡。敦煌之西亦置屯田，以保護漸次頻繁的使者往還。以後因政治上

的理由，益發在西域方面有所經營。於是從紀元前一世紀中葉，便在龜其庫車，設了西域都護一官以資統轄。漢以後歷朝，雖有程度之不同，無不域；漢人常入其地，自不待言。除了漢人，伊闐人之外，還有南隣的西域鄰的土耳其人，蒙古人也多流轉而來；所以雖說伊闐人占居西域，却不盡的世界。自古就有上文所說各種人遷來；還因交通的關係，其實有種種的流入其間。

所不可不注意者，人種這等龐雜混淆，而其中於質於量都占着最主要還是上述的亞利亞人，尤其是伊闐系人。北方及西藏各游牧種族之流入以掠奪他們的財物爲目的；漢人亦大抵是屯田衛戍之兵，其以營生業爲口雖有亦僅。且其爲兵，以募集得來的富有冒險性的惡少年居多；不然，其餘之人，想立奇功於異域的。用這等人來經略邊地，充當兵戍，是中國策。在其間營城郭生活，認真努力於商工農產之業，過着有意義的文化

惟有從漢至唐末，常在四方異族凌逼之下，占據着此地的伊蘭系人而已。在許多混住人種之間，特別要注意他們，其理由全在乎此。

參照

- (1) 魏書西域傳于闐國條：「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
- (2) Le Coq: Die Vierts deutsche Turfan-Expedition, Turan, 1918, 1—2 Szâm.
- (3) Joyce: On the Physical Anthropology of the Oases of Khotan, J. of the Anthropol. Institute, 1903, pp. 304-24.
Stein: Ancient Khotan, pp. 144 spp.
- (4) Stein: Ancien Khotant, p. 250
- (5) Rockhill: The Life of the Buddha, p. 238.
- (6) 圖見 Le Coq: Chotscho, Tafel 21.
- (7) Le Coq: Chotscho.

(∞) Auf hellas Spuren, S. 74.

(○) Feist:- Kultur, Ausbreitung und Herkunft der Indogermanen, S. 498.

Feist:- Der gegenwärtige Tocharerproblems, Festschrift für V, Thomsen,